

凝

濁

長 篇 小 說

漩 渦

陳 白 塵 著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民國十七年
十月三十日出版
實價銀六角

版權所有

獻給吾友梨雲

—

在許多打槳聲中，我們可以聽到一個頹唐無力的槳聲。划着這槳的女子，病愁埋沒了臉的全部，頭髮疎散得厲害，但還有一層微微油光耀在頭髮的薄面，嘴旁的酒渦，爲瘦削的面龐吞食得幾不可見，正像她無的力槳底不的水渦，淺淺地一現即逝。

她沉視爲她所打起的水波，映着垂下的夕陽。一個淺淺的水渦，在槳底一現而破滅了。幾條水紋爲牠留一些遺痕，可是在五秒鐘後，什麼也沒有了，仍恢復了原有的水面。一種玄妙的意識在她心底一閃，頓覺到一些空幻的悲哀。

“梅村，划呀！”坐在她對面的一個男子命令着。雖然也有四五十歲，一雙深深陷在蒼白臉裏濃黑眉毛底下的眼睛，還會一閃一閃的發光。在那鼻子兩旁短短的鬍鬚上面畫了兩筆似的頓有兩條深刻的縐紋一現。

她勉強使勁划了一下，他那閃在眼裏的兇光和刻在鼻旁的縐紋平復了下去。但不時還拿遊騁在別船婦女之後的目光瞞她。一陣緊急的槳聲從對面響了過來，那船上坐着三個青年學生，坐在後面划船的一個，戴着一頂有四寸闊帽沿的黑呢帽，一付曾在她眼裏閃爍過的目光，在向她注視，使她吃了一驚。

“做什麼？划呀！”

一刹那，船過去了。時間也不住的過去。她仇視着將要歸山的落日，發出一聲長歎。

“好，回去罷！”男子不耐煩了。

“還早，還早，我兜一個圈子再也不划了！”她冰結了似的臉上現出一些笑容。

“划又不划，只在水裏蕩，又不肯走，難道你想跳水嗎？”

“划船很費勁，好，我好好再划一轉吧！”

她又笑了一笑，但我們將不能計算她笑的時間，因為你的錢還沒看見，她的笑容已斂了。

槳在她手中還沒有幾下，她看着夕陽的光輝映在那水渦裏，槳被停止了。

“你看，又不划了！”男子看見一隻船超過自己的船。

她也急忙划幾下，看看那隻沒曾注意的船。船上坐着四個女子，失望使她的手停，槳又不動了。

一個圈子兜轉了，夕陽已將沉沒，再也不能遲延了，又巡視了最後一遭，可是結果她垂低了頭，悠悠地看着最後一槳打起的水渦，微點着頭，眼淚滴下了。

船攏了岸，那男子先上去，梅村嬾嬾地也上了岸。

“唐老爺，划累了吧？已划了四點鐘哩！”一個船夫走過來拉着船說。

“嗯！……”他眼釘着梅村，在鼻裏答了一聲，掏出八角錢給了船家，跟在梅村後面走。在岸上侍候

着的匹個馬奔急忙跟了來。

“遵孝翁，哪裏去？”一個三十多歲的軍官從對面來招呼了他。“……唔，聽說您又……”一面斜眼笑着，一面低低頭似乎要向梅村招呼，

“……這就是……？”

‘是，這就是……唔，你近來可好？’

梅村只低着頭在前面走，什麼也不去聽。這時已走出公園的大門，她好像重見天日的囚犯，愁着眉頭向四周一看，轉回頭又慢慢看了一周。在她眼裏一個一個數過去的，都是失望的種子。在將要收回最後的目光時，淚珠已填塞了滿眶。她垂頭上了汽車，悲憤在心頭亂撞。

“明早就回A縣，如能同走，最好今晚就到我旅館裏來。”

“好罷，再見！”那軍官一鞠躬將唐遵孝送上車。

汽車如風般吹過馬路，他恨不能用手攀住兩邊房屋，最後的希望還在她胸頭燃燒啊！可是旅館已靜立在面前。

他們下了車，他一手剛關上房門，

“我警告你，以後不許向那些‘梳挨刀頭’的學生亂看！我生平最惡偷看男子的女人！你要曉得你現在的身分了！”深深地縐紋在鼻旁現了兩現，目光在眉底一閃。

“……”她默默坐在椅上，只在鼻孔裏哼了一下，那尾聲帶了些笑。

“哼！回家去，你休想我再讓你這樣耍！——王升，來！”

“噓！”

“我出去，你們好好的看門！”他臉背着梅村向王升使眼色。

“噓！”王升微微點了頭。

哭聲繼在他出門的脚步聲後，她倒在床上，黑暗佈滿在她的四周，空氣都不由她呼吸似的窒礙起來，人類即時全變了一付猶惡的面孔，每個人心裏都扒出一條毒蛇。失望，是她的一切，一年來企望着的最後援救，即刻變成夢境，永遠拋進回憶。

“柳永籌！我白被你害了！……天哪！殺！殺！殺盡……”

無力地呼號，爲她的眼淚淹下了。世界在她眼裏昏迷了，愁雲慘霧籠着她目見的全部，耳裏好似山崩地裂地響，心旌又不住的搖擺，一切都在浮動，毒蛇猛獸散滿在空間，在向她的張牙舞爪吐燄噴毒。這時，她只有狂哭是最後的安慰了。

“太太，不要哭啦！老爺快回來了！”王升在門口向梅村說，接着，便放低了聲音：“小姐，怎樣啦？”

她清醒了一些，如同見了慈母似的，“王升，什麼都完哪！只苦你跑了！將來再謝你吧！”

“太太——龔小姐，再不要這樣客氣！不過，我說，小姐，您不要把人看得過好了！前天我送信去，他看了只在鼻裏笑一笑，說聲‘知道了’小姐，你想這樣態度，那裏還會來呢？所以小姐一切上都上了過信任人的虧！”

“唉！王升，到現在才曉得人是個什麼樣子！”

“小姐也不必悲傷，橫豎是沒望的，慢慢再想方法吧！——唔，小姐，今天看見那戴闊邊黑呢帽的人麼？”

“怎麼？你也看見？是前次那個人嗎？”

他們都回想到從T地時船上遇見的一個戴闊邊黑呢帽的青年，一付炯炯的目光，表現着正直真摯的精神。

“怎麼不是？這兩天在旅館門口還看見他幾次呢！……這人……我想……”

“老爺！”門外的聽音。

“啊！老爺正來了，太太！——老爺，太太正問着老爺哩！”

“出去！”

“噓！”

“我生平最惡同僕人講話，尤其是你們女人家，你同他又說些什麼？”

“你管得着？難道他不是人？不許和他講話？”

“我管不着你，誰管你？自己的身分都不曉得！過不要臉！”鼻下的鬍鬚又動了一動，綳紋又綳了一下。

“什麼！不要臉？”滿肚氣迸出一聲笑，“我沒去強姦那書店的女兒，我沒殺人放火般要人的錢，我沒拐騙……”

“哼！……”他蒼白的臉上漲出一塊激紅，兩隻瘋狗似的眼睛釘着她，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嘴氣得張着，不住的吼，半嚮說不出話，“好，……你說！你想死啦！”

“噎！……”一隻凳子打到床架上。

“老爺，息息怒，張團長來見。”

二

A縣離省城三百多里，沒有水路可通，坐着轎子，四天才到。這時已進了A縣的東門，離唐遵孝家很近，梅村的心在疑懼裏碎了！想到未來的命運不知將伊於胡底。目前的侮辱，更不知將如何度過。更念到過去的悲哀，只覺淚珠下滴。隱隱聽說到了，她一任僕從的擺弄，見了一些人，她所預知的唐遵孝的夫人和一位姨太太，也都見了。雖然這是很難堪的，在這時她倒糊裏糊塗地過去了。

“少奶奶有病，說明早再來拜見……太太吧！，一個女傭在這相見禮剛要結束時候報告一句。

“……”

“好，”

唐遵孝答應一句，將這一場戲收了場。她回到爲自己所預備的房間裏，燈光已備了全量的淒涼在候她降臨，一切俗惡的陳設，更使一種嫌惡和煩燥不住的在鼓動，燃燒。但幾日來的疲倦征服得她和行見禮時一樣的隱忍下去。時鐘遲疑的擺聲，使他倒在牀上受着催眠。可是心胸中最近發生的一種性格，又在不住的跳動作亂，這一夜一人雖是靜寂，却全未會合眼。到半夜裏又遠遠地聽見一個少婦和唐遵孝的口角聲。

一種聯想使她回憶到過去中的一夜。那是她和柳永籌等口角的一夜，這是歷史上固定的事實了；但事實雖成過去，而在回憶時情感却突變了，一種悲憤的追恨，替了她以前謙虛的自責。她恨，她切齒地懷恨着這段過去，倘是時間還可以倒流，她將使那次口角變得更厲害，或許要鬧到發生了極大的危險。她那一時隱伏在疲倦裏的新性格突然暴露，兩手揪着自己的頭髮，亂撕了一陣，牙齒緊咬着瘦薄的嘴唇，這

樣一直到了天明。

第二天的早晨，唐遵孝走進房門，坐在一把椅上。她仍在洗臉，也不作聲。

“從今天起，你要更明白你的身分了！不然，……”他用一種很嚴重的聲調，想擺出他威嚴的態度來。

“哼！身分？我不知道！充其量也不過是被拐騙的身分吧？……”

“住嘴！”他現出一些驚慌，“你再說，我可……”

“可怎樣？人已被你騙拐來了，還有什麼？”

“你可真想死啦！你不要做夢！我看還是眼亮點的好！”

他那蒼白的臉上，更白得如紙一樣，兩隻睜圓的眼，從濃黑的眉毛裏跳出。

“我眼不亮，可倒要請你眼亮點，這些廢話再也不要在我面前說。”

這樣意外的反抗，倒使他驚惶而震怒，“好！”他說着舉起坐着的椅子飛擲過去，幸而她身體還小，一

閃就躲過了，只聽“嘩喇喇”一陣響，梳妝台上一切東西都打碎了，她手裏的鏡子也丟過去，外邊的人都進來了。

“二老爺不要生氣，太太不過一時說錯話，這有什麼，息息氣！”

在門外的馬弁將唐遵孝拖着向外去了，僕婦們都在門外屏着氣，忽然背後起了騷動。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蓬鬆着頭髮，臉皮並不黝黑，可是只覺得有些骯髒，兩隻眼睛很大，但不常閉只顧瞪着，衣裳襤褸得比僕婦不如，但舉動又不像個僕婦，她從僕婦後面擠過來，唐遵孝這時已走了。

“可憐！又來一個！留神啊！不要像春紅那呆丫頭送了命呀！——好！總算比我好，我那時纔十三歲哩！喂！小妹妹，他的手槍可兇哩！”

“過去吧！過去吧！二老爺聽見要告訴三老爺打你哩！”

僕婦們拖她過去，她也不反抗，隨隨便便地走了。梅村倒像忘了悲哀似的在那裏靜坐着，聽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倒生了一些懷疑，恐懼。

“少奶奶來了，”外邊僕婦們這樣說：

即時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少婦走了進來。隨身帶進一陣香氣，眉毛畫得很整，胭脂塗得異常鮮豔。一付笑容，好像裝在臉上似的。

“太太‘……今天特來拜見太太！”說着，淺淺行了一鞠躬。

“這就是家裏的大少奶奶。”跟來的僕婦介紹着說。

“唔，……少奶奶請坐。”她心裏疑惑曾經聽過這位少奶奶的聲音。

“太太，不要客氣，——啊，怎麼？太太剛到，房間裏還沒理好啊！——吳媽，來替太太整理東西，怎麼將東西放在地下都不來拾？——太太，我去了，外邊許多家事待料理呢！飯後再來請安。”

她好像放一掛破竹似的一氣說完，即刻就走出去了。梅村氣得發抖。索性將梳妝台一推，東西全打翻了。

吳媽進來收拾打碎的器具。梅村睡在床上，獨自在煩惱，憂愁只在她心頭徘徊，精神已感到疲倦，漸